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結功深葭莩複合

苟才自從送了自己媳婦去做制臺姨太太之後，因為他臨行忽然有禍水出自美人之說，心中著實後悔，夫妻兩個，互相埋怨。從此便懷了鬼胎，恐怕媳婦認真做弄手脚，那時候真是「賠了夫人又折兵」了。一會兒，又轉念媳婦不是這等人，斷不至於如此。只要媳婦不說穿了，大帥一定歡喜的，那就或差或缺，必不落空。如此一想，心中又快活起來。次日，解芬臣又來說，那小跟班祁福要那三千頭了。苟才本待要反悔，又恐怕內中多一個作梗的，只得打了三千票子，遞給芬臣。說道：「費心轉交過去。並求轉致前路，內中有甚消息，大帥還對勁不，隨時給我個信。」芬臣道：「這還有甚不對勁的！今天本是轅期，忽然止了轅。九點鐘時候，祁福到卑職那裡要這個，卑職問他：『為甚麼事止的轅？』祁福說：『並沒有甚麼事，我也不知道為甚止轅的。』卑職又問：『大帥此刻做甚麼？』祁福說：『在那裡看新姨太太梳頭呢。』大人的明見，想來就是為這件事止的轅了，還有不得意的麼！」苟才聽了，又是憂喜交集。官場的事情，也真是有天沒日，只要賄路通了，甚麼事都辦得到的。不出十天，苟才早奉委了籌防局、牙釐局兩個差使。苟才忙得又要謝委，又要拜客，又要到差，自以為從此一帆順風，扶搖直上的了。卻又恰好遇了蘇州撫臺要參江寧藩臺的故事，苟才在旁邊倒得了個署缺。這件事是個甚麼原因？先要把蘇州撫臺的來歷表白了，再好敘下文。

這蘇州撫臺姓葉，號叫伯芬，本是赫赫侯門的一位郡馬。起先捐了個京職，在京裡住過幾年，學了一身的京油子氣。他有一位大舅爺，是個京堂，到是一位嚴正君子，每日做事，必寫日記。那日記當中，提到他那位葉妹夫，便說他年輕而衿袴習氣太重。除應酬外，乃一無所長，又性根未定，喜怒無常云云。伯芬的為人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他在京裡住的厭煩了，大舅爺又不肯照應，他便忿忿出京，仗著一個部曹，要在外省謀差事。一位赫赫侯府郡馬，自然有人照應，委了他一個軍裝局的會辦。這軍裝局局面極闊，向來一個總辦，一個會辦，一個襄辦，還有兩個提調。總辦向來是道臺，便是會辦、襄辦也是個道臺，就連兩個提調都是府班的。他一個部曹，戴了個水晶頂子去當會辦，比著那紅藍色的頂子，未免相形見絀。何況這局裡的委員，藍頂子的也很有兩個，有甚麼事聚會起來，如新年團拜之類，他總不免踟躕不安，人家也就看他不起。那總辦更是當他小孩子一般看待。伯芬在局裡覺得難以自容，便收拾行李，請了個假，出門去了。

你道他往那裡去來？原來他的大舅爺放了外國欽差，到外國去了，所以他也跟蹤而去。以為在京時你不肯照應我罷了，此刻萬里重洋的尋了去，雖然參贊、領事所不敢望，一個隨員總要安置我的。誰知千辛萬苦，尋到了外洋，訪到中國欽差衙門，投了帖子進去，裡面馬上傳出來請，伯芬便進去相見。欽差一見了他，行禮未完，便問道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伯芬道：「特地來給大哥請安。」欽差道：「哼！萬里重洋的，特地為了請安而來，頭一句就是撒謊！」伯芬道：「順便就在這裡伺候大哥，有甚麼差使，求賞一個。」欽差道：「虧你還是仕宦人家出身，怎麼連這一點節目都不懂得！這欽差的隨員，是在中國時逐名奏調的，等到了此地，還有前任移交下來的人員，應去應留，又須奏明在案，某人派某事，都要據實奏明的。你當是和中國督撫一般，可以隨時調劑私人的麼？」伯芬聽了半天，說不出話來。此時他帶來的行李，早已紛紛發到，家人上來請欽差的示，放在那裡。欽差道：「我這衙門裡沒地方放，由他攔過一邊，回來等他找定了客店搬去。」伯芬聽說，更覺慙了。欽差道：「我這裡，一來地方小，住不下閒人；二來我定的例，早晚各處都要點名，早上點過名才開大門，晚上也點過名才關門，不許有半個閒人在衙門裡面。所以你這回來了，就是門房裡也住你不下，你可趕緊到外頭去找地方。你是見機的，就附了原船回去；要是不知起倒，當作在中國候差委一般候著，我可不理的。這裡澆裹又大，較之中國要頂到一百幾十倍，你自己打算便了。我這裡有公事，不能陪你，你去罷。」伯芬無奈，只得退了出來。便拿片子，去拜衙門裡的各隨員；誰知各隨員都受了欽差嚴諭，不敢招呼，一個個都回出來說擋駕。伯芬此時急的要哭出來，又是悔，又是恨，又是惱，又是急，一時心中把酸鹹苦辣都湧了上來。到了此地，人生路不熟，又不懂話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幸得帶來的家人曾貴，和一個欽差大臣帶來的二手廚子認得，由曾貴去央了那二手廚子出來，代他主僕兩個，找定了一所客店，才把行李搬了過來住下。天天仍然到欽差衙門來求見，欽差只管不見他。到第三天去見時，那號房簡直不代他傳帖子了，說是：「遞了上去就碰釘子，還責罵我們，說為甚不走出去。姑老爺，你何苦害我們捱罵呢！」伯芬聽了，真是有苦無處訴。帶來的盤費，看看用盡了。恰好那坐來的船，又要開到中國了。伯芬發了急，便寫一封信給欽差，求他借盤纏回去。到了下午，欽差打發人送了回信來，卻是兩張三等艙的船票。

伯芬真是氣得漲破了肚皮！只得忍辱受了，附了船仍回中國，便去銷假，仍舊到他軍裝局的差。在老婆跟前又不便把大舅爺待自己的情形說出，更不敢露出忿恨之色，那心中卻把大舅爺恨的猶如不共戴天一般。又因為局裡眾人看不起他是個部曹；好得他家裡有的是錢，他老太爺做過兩任廣東知縣，很刮了些廣東地皮回家，便向家裡搬這銀子出來，去捐了個候補道，加了個二品頂戴，入京引過見，從此他的頂子也紅了。人情勢利，大抵如此，局裡的人看見他頭上換了顏色，也不敢看他不起了。伯芬卻是恨他大舅爺的心事，一天甚似一天。每每到睡不著覺時，便打算我有了個道班做底子，怎樣可以謀放缺，怎樣可以升官，幾年可以望到督撫。怎樣設法，可以調入軍機。那時候大舅爺的辮子自然在我手裡，那時便可以如何報仇，如何雪恨了。每每如此胡思亂想，想到徹夜不寐。

他卻又一面廣交聲氣，凡是有個紅點子的人，他無有不交結的。一天正在局裡閒坐，忽然家人送上一張帖子，說是趙大人來拜。原這趙大人也是一個江南候補道，號叫嘯存，這回進京引見，得了內記名出來。從前在京時，葉伯芬本來是相識的，這回出京路過上海，便來拜訪。伯芬見了片子，連忙叫請。兩人相見之下，照例寒暄幾句，說些契闊的話。在趙嘯存無非是照例應酬，在葉伯芬看見趙嘯存新得記名，便極力拉攏。等嘯存去後，便連忙叫人到聚豐園定了座位，一面坐了馬車去回拜嘯存，當面約了明日聚豐園。及至回到局裡，又連忙備了帖子，開了知單送去，嘯存打了知字回來。

伯芬到了次日下午五點鐘時，便到聚豐園去等候。他所請的，雖不止趙嘯存一人，然而其餘的人都是與這書上無干的，所以我也沒工夫去記他的貴姓臺甫了。客齊之後，伯芬把酒入席。坐席既定，伯芬便說悶飲寡歡，不如叫兩個局來談談，同席的人，自然都應允。只有嘯存道：「兄弟是個過路客，又是前天未到，意中實在無人。不啊，就請伯翁給我代一個罷。」伯芬一想，自己只有兩個人：一個是西薈芳陸蘅舫，一個是東棋盤街吳小紅。蘅舫是一向有了交情的，誓海盟山，已有白頭之約，並且蘅舫又親自到過伯芬公館，叩見過葉太太。葉太太雖是滿肚醋意，十分不高興，面子上卻還不十分露出來；倒是葉老太太十分要好，大約年老人歡喜打扮得好的，自己終年在公館裡，所見的無非丫頭老媽，忽然來了個花枝招展的，自是高興，因此和他十分親熱。這些閒話，表過不提。且說伯芬當時暗想吳小紅到底是個么二，又只得十三歲，若薦給嘯存，恐怕他不高興。好在他是個過客，不多幾天就要走的，不如把蘅舫薦給他罷。想定了主意，便提筆寫了局票發出去。一會兒各人的局，陸續來了。陸蘅舫來到，伯芬指給嘯存，嘯存一見，十分賞識，贊不絕口。伯芬又使個眼色給蘅舫，叫他不要轉局，蘅舫是吃甚麼飯的人，自然會意。席散之後，嘯存定要到蘅舫處坐坐，伯芬只得奉陪。嘯存高興，又在那裡開起宴來。席中與伯芬十分投契，便商量要換帖。伯芬暗想，他是個新得記名的人，不久就可望得缺的；並且他這回的記名，是從制臺密保上來的，縱使一時不能得缺，他總是制臺的一個紅人，將來用他之處正多呢。想到這裡，自然無不樂從。互相問了年紀，等到席散，伯芬便連忙回到公館，將一分帖子寫好。次日一早，便差一個人送到嘯存寓所。又另外備了一分請帖知單，請今天晚上在吳小紅處。不一會，嘯存在單上打了知字回來。

且慢，葉伯芬他雖不肖，也還是一個軍裝局會辦，雖是純乎用錢買來的，卻叫名兒也還是個監司大員，何以頑到么二上去？這么二妓院人物，都是些三四等貨，局面尤其狹小，只有幾個店家的小伙計們去走動走動的。豈不是做書的人撒謊也撒得不像麼？不知非也！這吳小紅本是姊妹兩個：小紅居長，那小的叫吳小芳。小紅十一歲，小芳十歲的時候，便出來應局；有叫局的，他姊妹兩

個總是一對兒同來，卻只算一個局錢，這名目叫做小雙擋。此時已經長到十六七歲了，卻都出落得秋瞳剪水，春黛銜山。小紅更是生得粉臉窩圓，朱唇櫻小。那時候東棋盤街有一座兩樓兩底的精巧房子，房子裡面，門扇窗格，一律是西洋款式；房子外面，卻是短牆曲繞，芳草平鋪，還種了一棵枇杷樹，一棵七里香。小紅的娘，帶著兩個女兒，就租了那所房子，自開門戶。這是當時出名的叫做小花園。因為東西棋盤街都是么二妓女麀聚之所，眾人也誤認了他做么二，其實他與那一個妓院聚了四五十個妓女的么二妓院，有天淵之隔呢。不信，但問老於上海的人，總還有記得的。表過不提。

且說嘯存下午也把帖子送到伯芬那裡。到了晚上，便在吳小紅那裡暢敘了一宵。嘯存年長，做了盟兄，伯芬年少，做了盟弟，非常熱鬧。到了次日，嘯存又請在陸蘅舫處鬧了一天。這兩天鬧下來，大哥老弟，已叫得十分親熱的了。加以旁邊的朋友，以賀喜為名，設席相請，於是又一連吃了十多天花酒。每有酒局，嘯存總是帶蘅舫，伯芬總是叫小紅。他兩個也是你叫我大伯娘，我教你小嬌嬌的，好不有趣。一連二十多天混下來，嘯存便和蘅舫落了交情，兩個十分要好。嘯存便打算要娶他，來和伯芬商量。伯芬和蘅舫雖曾訂約，卻沒有說定，此時聽得嘯存要娶，也就只好由他。況且官場中紛紛傳說，嘯存有放缺消息，便索性把醋意捐卻，幫著他辦事，一面托人和老鴿說定了身價，一面和嘯存租定公館。到了吉期那天，非但自己穿了花衣前去道喜，並且因為嘯存客居上海，沒有內眷，便叫自己那位郡主太太，奉了老太太，到趙公館裡去招呼一切。等新姨太太到來，不免逐一向眾客見禮。到得上房，便先向葉老太太和葉太太行禮。這一雙婆媳，因他是勾欄出身，嘴裡雖連說：「不敢當，還禮，還禮！」卻並不曾還禮。忙了一天，成其好事，不多幾時，嘯存便帶了新姨太太晉省。得過記名的人，真是了不得，不上一年多，嘯存便奉旨放了上海道。伯芬應酬得更為忙碌。

可巧這個時候，他的大舅爺欽差任滿回華，路過上海。此時伯芬的主意，早已改換了。從前把大舅爺恨入骨髓，後來屢閱京報，見大舅爺雖在外洋欽差任上，內裡面卻是接二連三的升官，此時已升到侍郎了。伯芬心上一想，要想報仇是萬不能的了，不如還是借著他的勢子，升我的官。主意打定，等大舅爺到了上海之後，便天天到行轅裡伺候。大舅爺本來挈眷同行的，伯芬是郎舅至親，與別的官員不同，上房咧、簽押房咧，他都可以任意穿插。又先把自己太太送到行轅裡去，兄妹相見，自有一番友於之誼。伯芬又設法先把一位舅嫂巴結上了，沒事的時候，便衣到上房，他便拿出手段去伺候，比自己伺候老太太還懇懇，茶咧、煙咧，一天要送過十多次。舅太太是個婦道人家，懂得甚麼，便口口聲聲總說姑老爺是個獨一無二的好人。他在外面巴結大舅爺呢，卻又另外一副手段，見了大舅爺，不是請教些政治學問，便是請教些文章學問。大舅爺寫字是寫魏碑的，他寫起字來，也往魏碑一路摹仿。大舅爺歡喜做詩，近體歡喜學老杜，古體歡喜學晉、魏、六朝；他大舅爺偶然把自己詩藁給他看，他便和了兩首律詩，專摹少陵，又和了兩首古風，專仿晉、魏。大舅爺能畫畫，花卉、翎毛、山水，樣樣都來；他雖不懂畫，卻去買了兩部《畫征錄》來，連夜去看，及至大舅爺和他談及畫理，他也略能回報一二。因此也騙動了大舅爺，說他與前大不相同了。

他得了大舅爺這點顏色，便又另外生出一番議論來，做一個不巴結之巴結，不要求之要求。他說：「做小兄弟的這幾年來，每每想到少年時候的行徑，便深自怨艾，趕忙要學好，已經覺得來不及了，只好求點實學，以贖前愆。軍裝局總辦某道，化學很精通的，兄弟天天跟他學點；上海道趙道，政治一道，很有把握，兄弟也時時前去討教的。細想起來，我們世受國恩的，若不及早出來報效國家，便是自暴自棄。大哥這回進京復命，好歹要求大哥代兄弟圖個出身。做小兄弟的並不是要干求躁進，其實我們先人受恩深重，做子孫的若不圖個出身報效，非但無以對皇上，亦且無以對先人。此時年力正壯，若不及早出來，等將來老大徒傷，縱使出身，也怕精力有限，非但不能圖報微末，而且還怕隕越貽羞了。」那位大舅爺的老子，便是伯芬的丈人，是一生講究理學的；大舅爺雖沒有老子講的利害，卻也是岸然道貌的。伯芬真會揣摩，他說這一番話時，每說到甚麼世受國恩咧、復命咧、先人咧、皇上咧這些話，必定垂了手，挺著腰，站起來才說的。起先一下子，大舅爺還不覺得；到後來覺著了，他站起來說，大舅爺也只得站起來聽了。只他這一番言語舉動，便把個大舅爺騙得心花怒放，說士三日不見，當刮目相待，這句話古人真是說得不錯。這也是葉伯芬升官的運到了，所以一個極精明、極細心、極燎亮的大舅爺，被他一騙即上。

正是：世上如今無直道，只須狐媚善逢迎。不知葉伯芬到底如何升官，且待下回再記。